



陈景国老师只比我大几岁,但,他是我的老师,是我的美术老师。

景国老师做过知青,我也做过。他爱好美术,我也爱好美术。他成了画家,我没成!

大约在一九七四年,由于爱好美术,我们相遇在县文化馆。当时,县文化馆经常举办美术培训班,集中搞些美术创作,也时有知青带画稿给朱葵老师指点。那天正好有几个人围着朱葵老师看画,听他点评。景国也出示了自己的画,那是一幅八开大小的线描,一组人物,工人与学生围着一组齿轮,画题是《方向不能错》。景国用南京普通话向朱老师解释道:学生到工厂学工,工人师傅向学生说明齿轮是怎样转动的,并告诉学生,齿轮转动的方向不能弄错了,暗喻教育革命的方向不能错。那时,我知道了陈景国。那年,他是高邮师范学校的学生,我是知青。

后来,他毕业留校当了老师。留校实习期间,他曾给学生上过汉语知识方面的课,由于紧张,满脸通红。当时的学生与老师年龄相仿,比老师大的老三届插队知青大有人在,课中的紧张免不了。当时师生面对面的场景一定有些尴尬,有些滑稽好玩。这些师范二年级学生中,有我后来的爱人。那年,景国先生是她的老师,我还是知青。后来景国老师专教了美术,从此他能够大显身手了。

一九七八年秋,我考上了高邮师范,离开了插队十年的农村。那时正是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年代,高校扩招,高邮师范的普师升为大专,普师教学由各县区的教师进修学校担任,于是我们由高邮师范的校门跨进高邮教师进修学校的大门。

当时能够考进中专是不容易的,学生由插队知青、回乡知青、民办教师和初、高中应届毕业生组成,同班同学中年龄跨度也大,还有初二毕业班师生同进一校成为同学的。

普师教学的工作比较严格,三字一画,音乐美术,生理卫生,一样不少,就是不设英语课。教师进修学校的专业老师不够,音乐、美术、体育,后来还有化学课,均由高邮师范的老师担任。好在两校是地处一条巷的门对门,来去方便,好些课都到师范去上。美术就是景国老师了。我认识他,可他并不认识我。我有一点美术基础,他的课,我上得很认真。简单的静物写生,纹样,单独纹样,连续纹样……课上,我的作业总是被景国老师表扬。一次静物素描,同桌吴玉元把我的作业签上他的名交了,我又匆匆重画一幅。景国老师阅后发下来,我这一张作业的分还是比吴玉元的高。吴玉元笑我说,明明这幅没他那幅好,陈老师是看名字打分。同学们也笑。学习纹样课后,景国老师要求大家创作一幅连续纹样的作业,又出现了几张我的作业,还是我署名的分数高。这大概就是印象分吧。

师范一年级上学期,音乐、美术两科都要上,下学期就分了音乐、美术两门艺术类的课,任学生自选一门,而音乐鲜有男生。班主任老师动员我选上音乐。我是班干,无奈只好放下美术而上了音乐。后来听得同学说,陈老师上课问,某人哪去了,怎么不上美术课呢?就这样,我与景国老师的课失之交臂,实

立秋以后,一场秋雨一场凉。几场下来,走在小河边,神清而气爽。临水柳树,重新妩媚起来,又在轻吻着小河的脸。小河涨秋水,两岸突然变阔。

上学前,放学后,码头上尽是小男孩。他们做着同样一件事,打水漂。

打水漂,小男孩都喜欢。它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水面要广大。水面狭窄,一不小心,水漂飞不了多远就飞上岸,不好玩。

现在,涨秋水了,正是打水漂的好时机。因此,我们提早去上学,哪怕只打五分钟,也是快活的。放学后,书包放岸边,码头上比身手,看谁水漂打得好。

小桥与察院桥之间,南岸的码头上,小男孩最多。我和秦林冠最靠近,必然要来。东后街我的同学秦志彬,也从察院桥那边赶了过来。

打水漂,很讲究。

瓦片,是打水漂的器材。瓦片有薄有厚,厚的重,易下沉,要挑薄的。瓦片有大有小,大的也重,亦易下沉;但过小,与水触面不够,同样会下沉。这里有个“作用与反作用”的力学问题,是后来知道的,当时全凭经验。

姿势更重要。瓦片挑得再好,姿势不对,打出去也是白费材料白费力气。一般人都是用右手打,此时身体要向右倾斜,蹲腿成弓步,右手尽可能地与水面接近。目视左前方,寻找瓦片与水面的第一着力点。这个点与右手之间的虚拟直线,同水面交接而成的虚拟角,度数要小。如此打出去,水花多,水漂飞得远。现在这么说,也是学过力学之后才知晓的。

我眼中的陈景国老师

□ 汪泰

在是件遗憾的事。一九八〇年毕业,第二年暑假后我进了实小做教师。教了两年六年级语文后,改教六年级数学兼美术、任班主任。班上一学生叫陈新征,美术作业与众不同,其他同学画画是糊差事,而他的作业一枝独秀。我夸他作业画得好。他说我爸爸也画呢。我忙问是谁。他说在师范做老师,叫陈景国。从此,景国老师儿子的美术作业也有了我为的印象分了,但数学却是不可以打印象分的。陈新征很聪明,小学数学不在话下。真是与景国老师有缘,当年我是他的学生,如今,他儿子又成了我的学生。

我儿子上小学了,居然也有那么一点喜欢涂鸦的兴致。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赶忙把他送到工人文化宫办的少儿美术班。送他到学校,一看,居然是景国老师任他的课。我对儿子说,你好福气,陈老师是老爸的老师,你要认真学了。在景国老师的关照下,儿子的兴趣大增,这中间,印象分自然是少不了的。虽然后来儿子终究没有学习美术类,但陈老师们给他的艺术欣赏与审美的眼光,却使他受用至今。景国老师也一直记挂着我儿子的情况,一次遇到我,还特地要去了儿子的博客地址。

过去了多少年,孩子们都大了,我们都退了休。我上了老年大学的国画班,学校组织参加老年书画协会举办的专家讲座,专家就是景国老师,他还是我的老师。讲座上,他介绍了身为漫画家的父亲给了他的艺术熏陶,介绍他自身的孜孜以求和长期坚守才取得今天的成果。

景国老师如今是高邮的第一位中国美协会会员,是作品丰盛的漫画家。他的作品以小见大,水墨色彩的介入,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丰富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公益题材的运用,拓展丰富了漫画弘扬正能量、歌颂社会进步的功能,也使他的作品成为宣传高邮这座城市的名片。

景国老师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天山实验小学的吴老师是他的学生,吴老师培养学生爱画画,带领学生成立了漫画兴趣小组,师生有一大批作品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成了学校教育的一大特色。无独有偶,安徽一位漫画家的作品被高考命题组选用,作为看图作文的原型。这幅画与吴老师学生发表的作品高度相似。吴老师认为安徽的漫画家剽窃了他学生的作品,欲上法庭维护自己作品的权益。一时小报记者纷至沓来,采访吴老师,还有人特地来采访景国老师,问他对学生的做法有什么看法。景国老师劝学生退后一步天地宽,打官司花钱费时费精力,且这种相似也并非就一定就是抄袭,思路相同、表现形式相似的撞车是可能存在的。在景国老师的力劝下,吴老师放弃了打官司,与安徽的漫画家言归于好,终成画界一佳话。

景国老师年近七旬,已是中国美协会会员的他,仍不忘初心,坚持每日作画。在这里,我祝愿景国老师身体健康,艺术的生命之树常青。

打水漂

□ 朱桂明

比赛就要开始,小滑子宋增甸也来到对岸,他做裁判。

比赛分三轮。第一轮,按年龄大小,从大到小。秦林冠第一,我第二,秦志彬第三。

第二轮,还是按年龄大小,从小到大。秦志彬第一,我还是第二,秦林冠第三。

第三轮,由小滑子决定顺序。我第一,秦志彬第二,秦林冠第三。

三轮下来,小滑子宣布名次。我第一,秦林冠第二,秦志彬第三。

我是一轮比一轮好,特别是第三轮,精彩极了。小滑子高喊“预备——”,“起”字刚落,我就出手了。有了前两轮的试手,我已十足的把握。

“嚓——”瓦片准确命中第一着力点。

“噼——”瓦片击水腾空飞起。

“噼——噼——噼——噼——噼——”飞起,落下;飞起,落下;再飞起,再落下……飞起,一朵水花。落下,又是一朵水花。

一连串的声音,一连串的水花。瓦片飞远了,声响消失,水花还在继续。后面的水花平息,前面的水花又溅起……

“好!”“好!”“好!”两岸喝彩声不断。

一看,全是爷爷叔辈的。我知道,他们是行家。住在水边的男人,小时都会干这一行。

得到他们的夸奖,飘飘然的我,看看站在旁边的秦林冠,笑了。

秦林冠将头一扭,避开我的目光,怏怏不乐地走开了。

秦志彬就不一样了。他什么时候都乐呵呵的;拿个第三,还是高高兴兴。

说到美丽高邮,人们无不称颂大运河的白帆点点和高邮湖畔的落日霞辉,无不赞美饱经千年风霜的邮驿之路和聚世代风流的文游高台,无不讴歌改革开放带来的日新月异和旧貌换新颜的累累硕果,而我今天还要赞美的是,遍布在邮城四面八方大大小小的绿茵广场和塑胶跑道,它们如一颗颗律动的明珠,向人们展示了古城高邮青春、时尚和奋力向前的美丽风姿!

曾几何时,在高邮,塑胶跑道除了学校和体育场有,其他地方就没有了。近几年来,在成功举办了五届高邮运河马拉松以后,高邮运河马拉松的影响和地位,不仅在全省乃至全国受到华丽尊崇,在高邮亦掀起一股超强运动风暴。无论男女老少,不管是机关官员、企业白领还是退休员工,都席卷入跑步热潮之中。他们每天都在奔跑中坚持着。他们克服没有专门场所的困难,穿行在大街旁的路道,穿行在各种各样的空旷地段。也有人选择去了运河大堤,可由于距离的缘故,很多人是不方便上大堤的。他们热切地希望改变健身环境,希望不仅有一个绿荫环绕的场地,最好再能有一条绿色的塑胶跑道,让更多需要健身锻炼的人能走出家门,走向绿色空间。

近两年来,市政府顺应民心,关注民生办实事,为老百姓建设

律动的美

□ 远方

了十多个景致雅观、新颖别致的城市文化体育公园,特别是在公园广场开辟了多条高质量的塑胶跑道。从最早的蝶园广场、净土寺塔广场、海潮市民广场、文游广场到最近的市河生态文化休闲风光带、城南经济新区城市客厅、大寨河体育休闲公园,可以说高邮的东西南北中,几乎都有了新建的广场和跑道(应该还有许多已建或正建的,恕不一一列举)。现在,人们大多都能在离家不远处找到合适的广场跑道,实现了“公园搬到家门口,绿茵跑道脚下走”的愿望。这些是从前想都不敢想、找都找不到的美景啊!而这样的美给了人们愉悦、充实和健康。

我家住在城南,以前跑步要到运河大堤上,为了保护膝盖有时也到高邮中学的塑胶跑道上跑,但总有一些不便,常常纠结。一天,先生告诉我,大寨河西面有一条跑道呢。我立即去查看。呀,果真!这是建在大寨河体育休闲公园中的一条塑胶跑道,它掩映在一片绿色植被中。刚刚建起的公园,虽没有很高大的树木,但小桥流水、亭台翘檐样样俱全。最有趣的是,有天早晨跑步间,我在河边的草丛中竟遇到一只大乌龟,足有二斤重。可见这里的生态环境是多么好!每天我顺着跑道来回跑八圈,加上从家里出来的来回距离,足足有八公里呢!

小姐坟的故事

□ 胡小飞

妻子老家在临泽镇营东村,村庄西南角曾经矗立着一座近10米高的硕大坟丘,人称“小姐坟”。

时光无法还原那个富家小姐的离奇身世,所有关于小姐坟的传说大都来自老人们的口口相传和民间对这座无碑坟冢的种种猜测。百年前的某天,来了一支长长的迎亲队伍,一行人吹吹打打,欢天喜地,抬着花轿往回走。新娘是位富家千金,身着红裙,蒙着盖头,正在轿中憧憬未来美好生活的时候突发疾病,香消玉殒。家人伤心欲绝,将她葬在了迎亲途中病故的地方,因为没有子嗣,无人墓碑立传,故而有坟无碑。风水先生嘱咐再三,葬礼结束后,所有亲属不能回头看坟。刚出村口,其中一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偷偷回头望了一眼,惊出一身冷汗,矮小的坟莹已经长得跟小山一样。人们发现,因为他的这次回眸,小姐坟停止了生长。

老人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如若没有人回头,小姐坟会不会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越长越高,直入云霄?离奇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村里至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大凡小事莫发愁,小姐坟前磕三磕,盘碗茶盏样样有。”据说那位小姐生前富足善良,死后依然慷慨大方,无论哪家遇到红白喜事,缺少盘盘罐罐,只要在小姐坟前烧些纸钱,磕上三个头,默默祷告一番,第二天清早,所需的盘碗茶盏就会出现磕头祷告的地方,主家用完再放回原处,有借有还,下借不难。一边求盏不绝,一边有求必应,一时间小姐坟的灵验无人不知,村里人经常看见夜幕下小姐坟方向纸灰飞舞,火光冲天。后来因为有人有借不还,任世人再怎么磕头祷告也借不到茶盏了,小姐坟渐渐少人问津,成为一座荒冢。

对于小姐坟的来历和借茶盏这两件事,村里的老人言之凿凿,但是对于“小姐”的身世,却一问三不知。文革以前,每年清明都有人到小姐坟扫墓,他们爬上高高的坟丘,将坟帽子恭恭敬敬地安放于坟顶,插上一枝杨柳花,烧点纸钱,磕头走人,从不与

旁人搭讪。后村的范姓某户家里不太平,“大师”托着罗盘、环顾四面之后,定性为小姐坟的坟帽子和他家犯冲。此后每逢清明,扫墓的前脚刚走,范家人后脚“上山”推掉坟帽。

小姐坟里的宝贝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日渐萧瑟的小姐坟一度成为岳父母那辈人童年的乐园,他们于散学之后,结伴来到小姐坟捉迷藏、打野仗、抓蜻蜓、逮蝓虫,经常看见“摸金校尉”们留下的盗洞和人工掘土的痕迹。上世纪60年代初,当地村干部为了平息谣言,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发掘行动,只出土了一些残朽的棺木,再无他物,大家才对小姐坟死了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村掀起一阵建房热潮,附近村民争相到小姐坟取土奠基盖新房。1983年,岳父母也从小姐坟拖土盖起了新房。1992年中秋刚过,岳母扫地时发现八仙桌腿脚下隐隐闪发白光,急忙叫来岳父,移开方桌仔细查究,从土中拣出一枚铂金耳饰,耳环下坠以镂空花篮,花叶点缀,一只山雀立于花丛之中,工艺精湛,造型别致。岳母爱不释手,将它珍藏在箱底的木盒中。第二年春节后,岳父心血来潮,偷偷找到镇上的打金师傅,将耳环打成了戒指,回家后被岳母数落了一通。后来戒指遗落,面对家人的“指责”,岳父总是憨笑着安慰大家:小姐坟里的宝贝,小姐终究是要收回去的。我从未见过那枚耳饰,却时常无端地揣想它精美绝伦的样子。耳饰究竟是盗墓者不慎落下的陪葬品,还是路人遗失在小姐坟的,无从考证。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如今的小姐坟早已平了土丘,成了农田。晚霞垂暮,金风阵阵,秋意渐浓,农舍上空阵阵炊烟依依袅袅,仿佛身着白纱的少女在翩翩起舞。沿着杂草丛生的乡间小径自踱步来到田头,除了远近几处高大的杨树,尽眼一片绿野平畴。谁能想到,眼前这块稻穗初熟、绿苗拂动的土地上曾经有过一座高大坟冢,安息着一位不知名姓的富家小姐。